

常记那首《破阵子》

■余远来

刻都得准备着点兵上阵。”班长笑着说：“辛弃疾正好是济南人，你这也算是找到了根。”此后，班长时常鼓励我不要放弃学习，争取考上军校，更好地报效国家。因为喜欢的一首词，我步入了军旅。因为班长的鼓励，我更加热爱军营，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新兵下连，我被分配到一个后勤机关单位。政委是有过参战经历的老兵，闲时喜欢练习书法。书法与诗词不分家，他自然也是出口成章、下笔如神，一个周末，政委让我和他一起到办公室去练书法。只见他铺开宣纸，压上镇尺，挥毫落笔，“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我不禁开始吟诵起来，政委笔走龙蛇，笔力潇洒遒劲。他笑吟吟地对我说：“小余，作为军人，心中就得有战场，眼里就得有敌人。”我点了点头，静听政委讲述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心里热血沸腾，有一股力量慢慢升腾起来。

报考军校的时候，我首选的是指挥学院，最后被一所后勤学院录取，心里不免有些失落。政委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心怀使命，把你的专业学精。你把后方勤务学精了，照样是好样的。”临走时，政委将他书写的《破阵子》送给了我。此后，尽管我辗转多个省市，这幅字一直带在身边，谨以自勉。

有一年参加演习，我所在部队深入某山区腹地，万人千车，悄然待命。时已入冬，山区更是寒冷。上弦月挂在树梢之上，我循路而行，只见帐篷连营，战车静伏，有一股肃杀之气。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得想到了辛弃疾的《破阵

子》。虽然没有分麾下炙、弦翻塞外，却同样是沙场点兵。这次演习也是一次全方位的考核，大家丝毫不敢懈怠。与辛弃疾身在江西、赋闲山水作发愤之思相比，我是何其有幸啊！当年北方沦陷，山河已破，辛弃疾空有热血壮志，却报国无门。而我们这支军队始终紧绷备战打仗的弦，以震慑敌人，更好地保卫和平。“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第二天，铁流滚滚，万炮齐发，我所在部队取得了优异成绩。

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几年后，我从部队调入院校工作。我把政委手书的《破阵子》悬于客厅，每每视之，都不免豪情顿生、豪情在胸。有人说，和平是对军人最高的褒奖，安享和平则是对军人最致命的腐蚀，思想的锈蚀比刀剑的锈蚀更可怕。那么，在军校教书育人，就是要为思想铸剑，凡事都要为战而思、为战而计，不仅要做好学院的专家，更要懂打仗的行家。

初到教研室，我们主任身材魁梧，说话中气十足，走路虎虎生风。第一次见面，他没有寒暄客套，上来就问我对我军教员职业的看法。我丝毫没有怯懦，直陈道：“第一等，做大学问，做经世之师；第二等，做真学问，多打仗之事；第三等，做一般学问，为职业本分。”他听罢哈哈大笑，连称“对脾气，真对脾气”。随后，他又问及我的读书情况、研究兴趣、未来打算，我都一一作答，相谈甚洽。“这样吧，把你最喜欢的的一首诗写下来给我看看。”他随手抽出一张白纸，让我坐下来写。我不假思索，立刻写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诗词从胸中鼓荡而出，如

月之出崖、水之出闸，一气呵成。

主任看后十分高兴，说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词。边说着，他起身从书柜里翻出一张书签来，上面印制的正是辛弃疾的画像和他的这首《破阵子》。书签已经有些毛边了，足见他常用。我想，相契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性格里的必然，这其实是一次“非典型”面试。从一首喜欢的诗词中，既可以考校一个人的学问功底，更可以考校出他的性格志向。事后证明，我的这种猜测是对的。主任退休命令到的那一天，他给我打电话通报了信息，再次提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提到了对《破阵子》的喜欢。他说，尽管他要离开讲台、离开演训场，但他梦里都会有挑灯看剑、吹角连营、沙场点兵的场景，一再叮嘱我要好好珍惜军旅生涯，努力做一等的学问。

“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辛弃疾一改宋词绮丽婉约之风，一抒心中的英雄豪情，何其雄健豪迈、气象开阔。对一首诗词的喜欢如果不是孤独的，那么就会在共情共鸣中共勉，进而愈益坚定笃信，逐步积淀于心，《破阵子》于我即是如此。曾老师喜欢，老政委喜欢，老主任喜欢，还有很多我身边人喜欢，便一点点地在我心底敲定夯实、催化内化。这种内化不是抽象、虚无的，而是通过身边人、身边事渐渐具化，可见可感。这种影响“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我们的文化浸润恰是如此。对于军人来说，多读一些军旅诗词，熏染一些豪迈之气是十分有益的。哪怕是再平凡的日子，多一些“醉里挑灯看剑”的念念不忘，多一些“梦回吹角连营”的万丈豪情，就不会低迷，毕竟戎装在身，使命在肩。

红色足迹

我们沿着108国道进入彝海时，车子的挡风玻璃上还残存着冰凌，但到达彝海结盟纪念馆门前，却见到山坡上红梅盛开，顿时有种惊艳的感觉。

山林中的高山海子，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彝海结盟纪念馆广场前方，高大旗杆上的五星红旗猎猎飘扬。台阶之上，“彝海结盟纪念碑”大型雕塑庄严肃穆。青灰色大理石碑座上方，红色花岗岩雕刻的人物群像，栩栩如生地诉说着当年“歃血结盟”的故事……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四川会理通安镇皎平渡，依靠7只木船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先遣队抵达冕宁县城，决定取道百里彝区小路，北上石棉县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5月22日清晨，红军先遣1团从大桥镇出发，向拖乌方向前进。工兵连在翻过俄瓦垭口时，遭到彝族武装围击，战士们的枪械、渡河工具甚至身上的衣物被一抢而光。

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了解到前方、右方、后方都有彝族武装逼近，红军处于被包围的态势，当即决定，向彝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工农红军的纪律及主张。同时派出会讲彝语、了解彝区风土人情的战士去往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家，与其管家接洽，希望谈判。

小叶丹与刘伯承见面后，刘伯承诚恳地告诉小叶丹，红军借道北上，是为受压迫的民众打天下。红军和彝族同胞是兄弟，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大家才能过好日子。见到红军将领把自己当兄弟，坦诚相见，小叶丹逐渐打消了顾虑，萌生了与刘伯承结拜为兄弟、保护红军从其地盘安全过彝区的想法。

5月22日下午，按照彝族风俗，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小叶丹让人找来一只鸡，刘伯承让警卫员舀来彝海中的水，以水代酒，杀鸡取血滴入碗中，两人对天盟誓，喝下“血酒”，结为兄弟。事毕，刘伯承率部回到宿营地，小叶丹一同前往，红军先遣队摆酒设宴款待小叶丹一行，共祝结盟成功。

饭后，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并任命其为队长。5月23日，小叶丹派出向导护送红军北上。中央红军经过7天7夜急行军，顺利走出百里彝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彝海结盟纪念碑右侧，立有“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结盟处”石碑。石碑前方有花式铸铁栏杆，围着3块品字形安放。凹凸不平的石头，布满岁月风尘。当年，刘伯承就坐在北面稍高的石头上，与小叶丹相向而坐。祭司坐在两人中间，主持了结盟仪式。

难能可贵的是，眼前的这3块石头，皆为原物原地保留。

随后，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彝海结盟纪念馆”。两层小楼的纪念馆里，以墙报、图片、沙盘、实物、动画等，把红

彝海「奠基石」

■罗艺

军过彝区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示出来。展柜中一幅油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吸引了我。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冕宁县向民众发布了这份布告，提出了“红军万里长征”、“长征”一词，从此蜚声中外。

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镜框中那面绘有镰刀斧头和五星的旗帜，是“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复制件。日久年深，旗帜的色泽已经分辨不清，但丝毫不影响旗帜见证的感人故事。

红军离开彝区后，国民党反动派追究小叶丹与刘伯承结盟的“罪责”。小叶丹宁愿倾家荡产甚至牺牲生命也不愿把旗帜交出。他嘱咐妻子：只有红军和共产党讲民族团结，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有情有义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万一我有什么意外，你一定要保护好旗帜，等红军回来时亲手交给刘大哥。

遗憾的是，小叶丹没有等到红军归来。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在大桥场遇害牺牲，年仅48岁。

小叶丹去世后，小叶丹夫人牢记丈夫的嘱托，把旗帜藏到背篋的夹层里，又担心暴露，只得将旗帜缝进自己所穿的内裤夹层……1950年3月28日，冕宁和平解放。小叶丹夫人和小叶丹的弟弟，将珍藏多年的旗帜献给了国家。

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中执行民族政策的典范，成为广为流传的民族团结的佳话。

山风轻拂，艳阳高照，纪念馆周围的红梅愈加红艳。我再次来到“三块石”前，静思风雨如晦的岁月，感念长征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那是我们如今幸福安宁生活的奠基石啊！

短发

■米德玮

军校刚入学那会儿，教导员对我们提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校学员，首先发型必须要过关。”

队伍一解散，大家齐刷刷地往学校的理发店跑。一进理发店的门，理发师就问：“哪个队的？”

我们说：“12队的。”理发师说知道了，12队的必须是“3毫”。上了卡尺，哇哇哇，一个标准的3毫米寸头就剪出来了。

当时，大家疑惑不解，为啥一说是12队的，理发师就知道我们想剪的发型？后来才知道，学长们都是这里的老顾客，12队标准的“3毫米”发型早就成为了传统。

有一年，我休假在老家的一个理发店剪发。给我剪发时，理发师不小心把他的推剪润滑油碰到滚落在地上，沾满了发屑。

我伸手捡起，小心擦拭掉粘在上面的发屑，把它放回原处。理发师突然问：“你是不是当兵的？”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地反问。“一看你的发型就能知道。”理发师边给我理发，边笑呵呵地说：“当兵的都喜欢助人为乐，不怕脏不怕累。”

听了他的话，一种莫名的荣誉感忽然涌上我的心头。

有一回，上级单位组织军事比武考核，我们单位有名女兵为了不影射训练，跑到理发室，理了个圆寸。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考核时，这位战友如愿以偿考出优异的成绩。她剪寸头变成“假小子”的趣事，传为美谈。

想到这些，看着军容镜里的自己，我伸手摸了摸这个刚剪的发型，左右端详着，那些青春记忆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诗词不仅赋予了人生的审美情趣，也塑造着人生的精神底色，军旅诗词更是如此。家国情怀的忧思，驰骋疆场的自励，赋予了军旅诗词厚实的底蕴和雄健的豪迈；烽火硝烟的岁月，血雨腥风的洗礼，赋予了军旅诗词宏阔的气象和深刻的思想。经典军旅诗词不仅是历史记述、个人抒怀，更是战争哲思、千古箴铭。

我对于辛弃疾词作《破阵子》的喜爱源于小学课堂，起始有些偶然，影响却颇为深远。曾老师是我们村里的名人，外形俊朗儒雅，加之擅长武术散手，自是文武双全、人中才俊。他十分崇拜辛弃疾，上课时常会向我们讲述辛弃疾率军抗金起义、突袭敌营斩叛军的事迹，并朗诵其诗词文章。耳濡目染之下，我们这些小子的心自是涵养了些英雄之气。辛弃疾的这首《破阵子》是他要求我们背诵的名篇之一，所以在习题本上、书的扉页处，随处可见我对这首词的抄录默写。文字逐渐浸润到我的血脉之中，慢慢熔铸于我的精神追求与性格养成，甚至可以说由此萌发了我对军营的向往。

18岁，我告别家乡参军入伍，来到山东济南。班长是山东诸城人，憨厚大方，要求严格。大檐帽发下来的那一天，我悄悄在里面塞了一条白手绢，上书辛弃疾《破阵子》，休息时被班长看到。他先是夸我字写得不错，随后问我为什么喜欢这首词。当时年少，我放言道：“当兵就得上战场，我们时



鱼水情深

■文/图 刘晓东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为驻地群众理发的场景。我采取低角度、仰拍方式，使前景与背景相呼应，丰富了画面层次。战士与藏族同胞的形象亲切朴实，展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艺术长廊

我和明天有个约定

■刘鹤翔

兵味一得

“励志天空，追求卓越。”从我踏进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一名飞行学员起，便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寒假期间，一次偶然相遇，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体会。

假期，我无意中了解到英雄航天员蔡旭哲的故乡就在我们河北省深州市。惊喜之余，我不禁回忆起对这位航天英雄的印象：“歼击机飞行员”“优秀飞行教员”“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航天员”……一串闪光的足迹，让我由衷敬佩。

我萌生了以“航大学弟”的身份去拜访这位学长的想法。但我知道，航天员任务繁重，春节期间坚守岗位是常态，我去拜访不一定能见到。

怀揣着对英雄的敬仰，我还是来到蔡旭哲的家。一进大门，“英雄航天员之家”的牌匾便映入眼帘，我的内心不由得激动起来。我向蔡阿姨（蔡旭哲的姐姐）介绍自己是一名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学员，英雄航天员蔡旭哲是我的学长，更是我的榜样。正说着，突然，一个挺拔身影从房间里走出来，对我挥手示意。他的双眼炯炯有神，相貌威武，我一下认出了

他——英雄航天员蔡旭哲！

看到心中的英雄，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立刻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学长好！”蔡旭哲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引进屋。他亲切地问我我在航空大学的学习生活情况，我都一一回答。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微笑着和我聊起天。听到他说自己已有5年没有回家，我暗自庆幸这次见面是多么幸运。

鹰击长空，必经崖边练翅之苦。言谈中，蔡旭哲讲起他的成长之路。他和我一样，也是高中招飞入伍。随后的时光，他铆在岗位上，默默前行，最终成为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航天员，圆梦太空。“这些年，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困难，我都没退缩，终于实现了梦想。”他鼓励我，“励志天空，追求卓越，定有机会圆梦太空！”

高远辽阔的天空，是我内心深处的梦想。作为新一批“雏鹰”，我向往学长们翱翔过的蓝天，更向往浩瀚的太空。我明白，成为飞行学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回到家后，我不断回味着蔡旭哲学长的教导，打开记事本，郑重写下“励志天空，追求卓越”一行字。我默默地在心里和明天做了一个约定：我要珍惜时间里走出来，对我挥手示意。他的双眼炯炯有神，相貌威武，我一下认出了

迷彩青春

有一次去机关办事，在机关工作的一位战友提醒我头发长了，军容风纪不合格。在战友的带领下，我去了机关理发室，剪了个利落的短发。

见我理发室出来，战友打趣说：“这多阳光！瞬间年轻了10多岁。”

“是啊，找回了13年前我们当新兵那会儿的感觉。”我笑着说。

在欢笑声里，我仿佛看到了这13年的青春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如同剪掉的发丝一般，细密却又不可名状。

我的新兵连在云南的一座大山脚下。每到周末休息，看到大家头发长了，班长都会带着我们去理发室剪头发。

理发室是大家最乐意去的地方，因为剪发的那位班长善解人意，言语间散发着幽默，常常逗得我们前仰后合。

在这里，我们可以抛开训练场上的紧张严肃，轻松地谈天说地，训练中的苦与累好像也会悄然化解。

有一次，我们在宿舍聊天，一个战友忽然问班长：“剪头发的那位班长，每次都认真给我们剪发，那谁给他剪发呢？”

“他自己对着镜子剪呀！”班长不假思索地说。

当时，大家以为是玩笑话，半信半疑。

后来，我们再去理发室剪发，问起那位班长这个问题时，他笑而不答。

新兵下连后，一次单位组织上教育课。课上，团长对剪发的这位班长着重提出表扬，说他像雷锋一样，干一行爱一行，又说起他对着镜子自己剪发这件事。听了团长的话，我愈加敬佩这位班长。

革命伴侣——陈潭秋与徐全直（雕塑）

蔡增杰作